

[日本] 夏树静子 著

王鹏帆 译

W 的悲剧

Wの悲劇

风雪夜，湖畔别墅，
一场家族悲剧正在上演……
为了亲情你会走多远？

[日本] 夏树静子 著

王鹏帆 译

W 的悲剧

Wの悲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W 的悲剧 / (日) 夏树静子著; 王鹏帆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5447-1765-6

I. ①W… II. ①夏… ②王… III. ①推理小说—
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7884 号

原题 Wの悲劇

著作者 夏樹静子

W NO HIGEKI

by NATSUKI Shizuko

Copyright © NATSUKI Shizuko 1982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BUNSHA Co., Ltd.

Chinese (in simple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Woodbell Co., Ltd. Tokyo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pei.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Yilin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0-526 号

书 名 W的悲剧

作 者 [日本]夏树静子

译 者 王鹏帆

责任编辑 李浩瑜

特约编辑 张朔然

原文出版 光文社, 2007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875

插 页 2

字 数 163 千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书 号 ISBN 978-7-5447-1765-6

定 价 25.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埃勒里·奎因和他的妻子罗丝夫人

主要登场人物

和辻家

和辻与兵卫 (66岁) 和辻药业会长

阿 峰 (62岁) 和辻与兵卫之妻

淑 枝 (45岁) 和辻与兵卫已故妹妹的女儿, 摩子的母亲

道 彦 (42岁) 淑枝的丈夫, 生物学教授

摩 子 (22岁) 淑枝的女儿

卓 夫 (28岁) 和辻与兵卫已故大弟的儿子, 和辻药业秘
书室职员

和辻繁 (60岁) 和辻与兵卫的幺弟, 和辻药业董事

间崎钟平 (34岁) 外科医生, 和辻与兵卫的私人医生

一条春生 (25岁) 摩子的家庭教师, 志愿是做剧作家

中里右京 (40岁) 富士五湖警察署刑事科科长

鹤见三郎 (43岁) 山梨县警本部特搜班长

相浦克平 (53岁) 富士五湖警察署署长

目 录

001	第一章 湖畔来客
027	第二章 雪中的序幕
049	第三章 全面防御
073	第四章 秘密的暗示
103	第五章 内部犯的计划
133	第六章 足音趑然
155	第七章 崩溃的防线
177	第八章 柳暗花明
209	第九章 深夜中的最后一幕

新派推理小说的代表作

——埃勒里·奎因(弗雷德里克·丹奈)

第一章 湖畔来客

1

一月三日——

由新宿出发,开往御殿场方向的特快列车晨雾号,在正午出发时,车厢内已被乘客塞得满满当当。与此同时,另一边开往箱根汤本站的列车也几近满员。这么多的乘客,大都是些在家过完元旦,想利用年假后两天去箱根泡泡温泉的游客,今天出发,第二天也就是四日便能返回。

晨雾号上有一部分人是刚刚在明治神宫进行新年参拜,准备回家的香客,所以当列车行至町田时,车厢便空了大半。再往前开,沿线也没什么值得一提的观光地和温泉。尽管御殿场位于富士山和富士五湖景区内,但现在是旅游淡季,当列车到达终点时,车厢内只剩下两成左右的乘客。

东京的天气晴朗而干燥,列车开过松田,一层雪云盖住了天空。下午两点到达御殿场时,四周飘起了小雪。

一条春生独自走出空荡荡的车厢。她在寒风中缩了缩戴着围巾的脖子,用略带怀念的眼神眺望着月台上那有些年岁的屋顶

和立柱。

车站是老式的木造平房。走出检票口，她看见三角屋顶下时钟显示现在是两点零三分。

（如此充满怀旧气息的建筑才配得上“驿舍”这个称谓……）

并不宽敞的站前广场上也飘舞着雪花。车站对面有一家土产商店和小旅社，悬挂在旅社屋檐下的注连饰^①在寒风的吹拂下轻轻摇曳。

下车后的乘客向四方散去，他们各有各的目的地。或许现在的冰雪还不够厚，来滑雪或溜冰的青年团体要比想象的少。

几辆出租车和私家车在广场上转圈掉头。一辆“空车”状态的出租车停在春生的面前，她摇头婉拒并朝车站左面走去。一旁“客车停靠站”的指示牌上画着一个指向左方的箭头。

停靠站前安放着一排写着地名的站牌。站内还停着两三辆排气管喷吐着白色的烟雾，正在等待发车的客车。

调度员告诉春生，要去和辻摩子所在的山庄必须搭乘前往旭日丘的客车。之前摩子曾说要派车来车站接春生，但春生觉得不好意思便谢绝了。不过她答应摩子，到车站后会给她打个电话。

站牌上显示“前往旭日丘”与“前往河口湖”的是同一班客车。其实客车的始发站是富士吉田，终点站是河口湖，旭日丘只是一个中途站而已。话虽如此，旭日丘却是这山中湖畔地带最繁荣的小镇。

① 注连饰：新年期间，悬挂在门口上方的草绳或用草绳编的圆圈，称为“注连绳”或“注连饰”。

春生看了下时刻表，查到客车每两个小时出发三班，下一班发车的时间是两点半。

她从单肩包里取出一只零钱包和一本笔记本，然后朝四周望了一圈寻找公用电话。一个大个子男人挡住了她的视线，朝她慢慢走来。

“您要去河口湖吗？”

男人和颜悦色地问道，嗓音略带磁性。他精瘦的身躯上套着一件黑色的风衣，嘴唇厚实，脸上的毛孔粗大明显，看上去应该有三十多岁，或许再大一些。

“不，我到山中湖。”春生答道。

“山中湖啊？靠近哪一边？”

男人微笑着询问道。春生感觉这男人正在打量自己，她身穿巴宝莉的羊毛内胆外套和印第安长筒皮靴，肩上还挎着一只旅行用提包。或许在男人看来，自己就是个享受单人旅行乐趣的白领。

“旭日丘一带。”

“刚好我也去那儿，不嫌弃的话，就坐我的车去吧。”

男人指指停在站前广场外的一辆银色跑车，那是一辆奔驰敞篷车，而且牌照还是东京的。

春生看了看跑车，又转过脸注视着男人，眼神里充满警惕。这样的邀请对她来说并不稀奇，尤其是当她独自旅行到某处时，时常会有人亲切地问她是否要搭车。如果对方的确是诚心相邀，她会感谢并且欣然接受。这就像美国人会搭车旅行一样，已经让她感觉习惯了，并不是那么难以接受。但话说回来，她答应的前提是对方“诚心相邀”，如果对方的行为让自己的直觉亮起了红灯，那她会毫不

迟疑地选择拒绝。

春生深吸一口气，回答那男人道：

“感谢您的邀请，但我朋友在旭日丘的车站等我。”

男人把目光聚焦在春生手中的零钱包和笔记本上。

“已经约好了吗？”

“是啊，我正准备打电话通知他我已经到了。”

“那不如我直接送你去他家，这样不好吗？”

“这个……”

（从汽车站到山庄的这段路上，我倒可以向他打听一些有关山庄的情况……）

春生有些犹豫，但想了想还是说：

“我还是坐客车算了。”

“那好吧。”

男人有些遗憾，两道浓密的眉毛扭成了倒八字。但他也没有继续纠缠，而是利索地朝跑车走去。

见男人坐进驾驶座，开始发动汽车，春生转身回到车站。她看见一棵叶子落尽的银杏树旁有一座黄色的电话亭。

（刚才那男人是个危险的色狼呢，还是个真心想载我一程的好心人？）

春生注视着跑车远去后冰雪融化的路面，开始思考刚刚想到的问题。自己的直觉未必百分之百正确，但凡事多留个心眼比较好。刚才拒绝那个男人并没有做错，但是……

她走进电话亭，拨打山庄的电话。山中湖畔区包括了山中湖村，御殿场以外的地区都算市外。

铃声响了三下就接通了。

“喂喂,这里是和辻家。”一个年轻女人接了电话。不是摩子,应该是从东京来帮工的女佣。春生塞进一枚百元硬币说:

“敝姓一条,请问摩子小姐在吗?”

“在,请稍等片刻。”

两三分钟过后,电话那头传来“喂喂”的喊声。春生一听到这个柔和的女声就知道是摩子。

“是摩子吗?我已经到御殿场了。”

“啊,老师!我一直在等您。”

听得出摩子是由衷地感到高兴。

“这么迟我还以为出什么事了呢。”

“对不起,昨晚被朋友拖着在工作室里打麻将,结果今早就起晚了。你的论文进展如何?”

“还好,但没见到老师总让我觉得心神不宁……”

摩子说自己会在旭日丘车站等春生,让她坐两点半的客车。从本地到旭日丘大概有四十分钟的路程。

听见电话那一头传来嘈杂的人声,春生便问道:

“大家都来了吗?”

“嗯,昨天差不多都到了。公司的秘书长和帮佣的雇工也在,但他们待会儿要回去,今天大概有八个人留在山庄里过夜。”

“都是你的亲戚吗?”

“是啊,都是。”

“那我真不会打扰你们吗?你们一家人聚会,我一个外人不太合适吧……”

“哪会呀，老师您就别担心了。反倒是我觉得很不好意思，新年里还让您千里迢迢地赶到这么远的地方……我这无礼的要求让妈妈都觉得很过意不去呢。但您能来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摩子的话让春生放心了。

“那就打搅了。”说完后，她便放下了听筒。

春生弯腰拎起旅行包走出电话亭，外面的小雪不知何时变成了大雪。

旅行包不大但沉甸甸的，因为里面塞着两本大部头的书。一本是春生用惯的词典，另一本是英文原版书。

和辻摩子是东京某私立女子大学英语专业的四年级学生。二十五岁的一条春生比她大三届，算是摩子的前辈，她现在专职写剧本，但只是个羽翼未丰的新人，还没有被人称作“老师”的资格。摩子会这样叫她，是因为春生目前担任摩子的英语口语家教，所以平日里摩子就一口一个“老师”叫得非常亲切。

摩子出生于一个复杂的家庭。她的舅公和辻与兵卫是日本一家制药公司“和辻药业”的会长。“和辻药业”是日本屈指可数的几个大药厂之一，和辻与兵卫的名字和公司名称一样在日本国内广为人知。

和辻家有个惯例，每年的新年和辻与兵卫会安排亲戚们到自己名下的某一幢别墅中聚会。届时用人们也会放假回家，一千人等会在其后的两三天中度过一个没有外人的家庭内部聚会。今年与兵卫选定了山中湖畔的别墅为聚会地点。本来亲戚们都不同意春生参加这样一个私人性质的聚会，但在摩子的再三要求下，这才改变了惯例。摩子的理由是想让春生帮忙完成迫在眉睫的毕业论文。

论文的主题是“弗吉尼亚·伍尔夫”，中心是对伍尔夫作品《达洛维夫人》的研究。虽然情感细腻的摩子充分具备理解伍尔夫作品的能力，但因为她从附属小学一直到大学为止都在同一所私立学院就读，不用接受升学考试的磨练，以至于疏忽了外语。英语专业的毕业论文必须用英语书写，提交后还要进行答辩。论文的提交日是一月十日，摩子希望在提交前春生能帮她把论文再看一遍，指出其中的错误与不足，并且进行一次答辩的演练。

圣诞节刚过摩子就提出请求，这让春生有些措手不及。但一看见摩子那自信全失、泫然欲泣的表情，自己就没办法拒绝。唉，就算摩子提出别的什么超出常规的请求，只要一看见那姑娘要哭的样子，自己也没办法说不吧。无论精神还是肉体，摩子就像一株在温室中长大的“卡特兰”^①。如此纤弱可爱的姑娘，无论是谁在她的身旁，都会萌生出一种必须保护她的想法。或许这就是摩子与生俱来的魅力。

春生看得出，即便和辻家的人际关系错综复杂，但摩子仍旧是所有人的掌上明珠。

人人都爱摩子，但这份过度的爱，却成了所有悲剧的肇因。

2

客车出站时，车站上大约站着十来个人。

两点三十分，客车准点从御殿场站出发。汽车搭载着旅客穿过

① 卡特兰：属园艺杂交种，国际上最有名的兰花之一，花大而美丽，色泽鲜艳而丰富。

商店街,驶入 138 号公路。与此同时,巍峨的富士山赫然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之中。虽然山体表面覆盖着一层白雪,却和想象中的纯白有很大差别。林木就像一条深蓝色的轮廓线,从山顶一直画到山脚,让整座山显得更加险峻。

平坦的柏油路蜿蜒而上,客车缓缓地爬上斜坡。透过前挡风玻璃,富士山永远都是那么精神奕奕地矗立在前方。和从新干线列车内看到的不同,如果说那时看到的富士山是纤细温柔的大和抚子,那此时的富士山看起来魁梧强健,仿佛伸手就能触摸到它壮硕的臂膀。

而在此时,春生心中也突然涌出一种置身于富士五湖的真实感。

风雪时缓时急,道路的两旁都是菜地和杉木林。有时候可以看到十分美丽的裸木林,笔直、细瘦的树干直插云天,和落叶松的感觉完全不同。树间堆积着白雪,暗红色的夕阳斜照在树梢上。富士山依旧矗立在前方,从山腰上延伸开去的山脊蜿蜒起伏,就像一面面屏风挡住了春生的视野,让她感到客车的确在辽阔的原野上飞驰。

每到一个车站,广播系统都会报出站名,然后走下两三个乘客,但一直没有人上车。

客车在蜿蜒起伏的坡上行驶,或许是盘山公路让人心生郁闷,转过最后一个大弯后,突然出现的“山梨县·山中湖村”路牌让春生感到一阵轻松。

穿过一条小隧道后,她看到一块写着“箱岭坂”的路牌。

“这里就是海拔一千一百一十五米,以前被称作镰仓街道的

‘笼坂峠’。笼坂峠是东海岛的鲜鱼和盐以及镰仓和江户文化进入甲州的捷径。另外，笼坂峠又因其风雪之大而世人皆知。各位旅客们，客车马上就要到达旭日丘了。”

广播里的女声还没说完，客车就又开上了一个斜坡。雪越下越大，路边的房屋都盖上了一层银被。

前面好像就是山中湖畔别墅区。房屋的构造和刚才看到的民宅截然不同，每一座别墅都争先恐后地显示出自家独特的设计风格。

下坡的尽头是一汪湖水，坡道与湖滨公路构成了一个直角，车站就在直角的角尖处。

春生从座位上站了起来，随即就看到了站在车站屋檐下的摩子。摩子上身穿着一件粉红色的短大衣，咖啡色的头巾把她的小脑袋包裹得严严实实，和头巾同色的裙子下面是两条纤细、笔直的腿，小腿上套着一双高跟短靴。无论什么时候，这姑娘看上去都是那么苗条靓丽。车外的摩子犹豫了片刻，但马上认出了正要下车的春生。她白皙的脸颊上绽放出笑容，高举着手朝春生打招呼。

一下车，摩子就冲到了春生的跟前，向她表示新年祝福：

“新年快乐！”

春生也向她祝福，两人说话时，嘴里都哈出了白色的雾气。

“这地方很冷吧？”

摩子担心地抬头看着春生。椭圆的鹅蛋脸，细细弯弯的眉目，高挺的鼻子，无论从哪面看，都是一副标准的日本少女长相。从嘴唇到下巴那微微鼓起的轮廓，让她显得更加温柔可人。

“的确很冷，但没关系。”

春生答道,但她随即打了个寒战。

“还是应该让车来接您才是……”

“从这里走到你家远吗?”

“走快点的话,十五分钟吧。”

“那就没什么关系。”

车站对面的汽车餐馆、加油站、特产商店紧挨在一起,仔细发现还有小巷,看来这一带应该是旭日丘的主城区。

“我家就在那边。”

摩子面朝湖水,指了指山峰的左面。

“那里是旭日丘别墅区的西面,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

春生跟着摩子踱过步行桥,走上了湖滨道。大雪似乎开始拼命猛下了,汽车从她们身旁驶过,但都没留下轮胎印。能见度极低,几乎看不到四周的行人。

“湖水早就结冰了吧。”

“有些地方可能还没冻上,因为湖底有不断涌水的泉眼。”

湖面上飘浮着一层白茫茫的蓝雾,看上去就像翻腾到一半的白浪突然冻结住,呈现出静止的波形。那是有人在钓公鱼吗?春生发现远处似乎漂浮着两只小船。另外湖面上也没有人在滑冰。湖边干枯的芦苇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真是一片万籁俱寂的景象啊。但抬头一看,视野中那巍峨的富士山,却又让所有的景象都变得雄浑了。

湖岸边有一座宾馆,宾馆的大门上装饰着门松,种满白桦的前庭里传出立体音响发出的乐声。摩子追随着春生的目光看了一眼说:

“那座宾馆冬天只有新年的时候才会有客人入住。”

走过宾馆，又是一座接一座的别墅。旭日丘北侧环湖，别墅群从三个方向簇拥着中心繁华街。连接湖滨公路，宽幅数米的岔道又延伸出许多私道，像树枝一样联通各家各户。

摩子带着春生在旭日丘路口过后的第三个岔道向左转。两人背朝湖水，走上一道斜坡。路面被冻住了，覆盖着一层白雪，两侧的木栅栏上雪越积越厚。偏离道路的地方，雪就像越冬雪似的积成了一个堆。摩子提醒春生注意，说：

“这里很滑，您可要当心呀。”

一开始每座别墅都隔得很近，但越往上走相隔越远，这是因为别墅的面积和屋主的土地占有面积也越来越大的关系吧。这里的别墅多是西式建筑风格，其中混杂着若干纯日本建筑和山中小屋风格的三角木屋。别墅与别墅之间种植着松树、落叶松、橡树和白桦树等各种树木。

山上的黄昏来得比较早，再加上雪云笼罩，此时四周已经十分昏暗。春生觉得非常冷，环视四周，发现到处立着类似伦敦沼气灯一样的路灯。她继续仔细观察了一番，才发觉大部分的别墅都门扉紧闭，屋内悄无声息，只有那些悬挂着某某公司宿舍或者疗养院门牌的大型建筑里面才有人的动静。

路边变得陡斜，两人不再说话，只能听见对方急促的呼吸声和脚步声。

突然前方传来了引擎的声音，一辆亮着前灯的白色中型车从坡顶缓缓地开过来。

路面很窄，只能勉强让一辆车通过。摩子和春生为了避让汽